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已之病令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為已責是詰之

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覩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也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流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廼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闔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黄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盬薄充塞無處不見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黄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蟯蚘

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伴奐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黄子褱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睞其人襟韻豁然若

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誨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異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乂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乂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乂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

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内史周級
使其凡子該詣長沙申疑魏乂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
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楊之節
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
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
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
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乂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
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畧同而雄又以死間階

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末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乂別駕毀節事讎良所未喻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

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

知命志未嘗不欝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戹冠叟者祗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臧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

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歘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凛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黄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

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至寳也黄流至潔也夫必至寳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垢汚萬端如聚蟯蚘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黄生頗以余為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絶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盖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簀之時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静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静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蕙茝浮香我讀

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型猶在謂仲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凛然興敬也

跋郄氏族系

郄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惰棄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冶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辥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為推其盛衰之由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大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

如械自脫惡人侵淩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輙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辯

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禄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强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

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
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
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旣逐宰相以顓
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慴無
敢攖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
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横流
而不可救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由此
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徼

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邉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入奏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鄜諸復因董逵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邉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佗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參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

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纔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傅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仗節死難

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
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
公耆艾精明屹然為國壽㠾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
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于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
矣其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
正月敬書于温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度

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
位竄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其時年十
八九以進士游都城間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怨念恨
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
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行下其
曰侯知先相國所由致禍者守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
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

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鴟音哓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暮故其禍有淺深其嘗竊論近世大臣功

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郤晏虜遺邉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譏者坒紲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

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汲還咸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温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羣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敵國内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利患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

謂竄亂咎禍盈而蔡氏僇罪釁極而侂胄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俟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其謂公之勳烈不俟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俟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靈濟真人加眙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儇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肥皆告稔米斗百錢黄馘槁項之叟讙曰昔未嘗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芘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諗于部使者

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

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祈福應往往受欺方士為百代嗤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災沴有功於人者乃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誇絕前代也文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聳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襃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閒寂之地不求人知

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敘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

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静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蕘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攖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絶去雕琢渾

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刓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為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㜸通守蒲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并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己亥建安

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敕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

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

余懼夫士之㫖焉自恣者將曰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

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禍學者於

無窮也乃刋二公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

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

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

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寇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敵和有日矣中國之民敵之民也敵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敵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

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虢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盡亦謹敕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敵之水火其危廹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愚赤子之求乳舉而樸之地也嗚

呼痛哉以余閒之蓋爲邊臣而能以保民爲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懐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笑是吾國代敵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

則沿邊之人莫不痛怨是吾國代敵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敵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敵受讎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

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辠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罪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工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𥫗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絶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盖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竒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葢以道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顔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

乂者僕不嫺書學未能辯其為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驁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凛凛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絶人特人自絶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卹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
西樞時論邉事一疏有曰議者謂殊域相攻乃中國之
利臣謂不然二强連兵士馬益練一國幸勝則氣驕而
勢横别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邉
之策庶幾逺人間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
慶歷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兩地交鬬廷臣動色相
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一敵乘勝而横迹如公言
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逺慮雖著龜弗若也因覽遺

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盖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盖死而後已以是羣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明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楮人爭寳之其睚眦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

鼠狗不巽是果孰為得失邪提党君盖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吴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槀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吟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達人真其為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

蹈時犨節兮長嘯長嘯兮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羌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葢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

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
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
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
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
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
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由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
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
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

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營救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顓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為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遨歷中外功名赫然未艾也侯嘗反

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誠愊塞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隠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僎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

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凛凛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郛郭也歟某逢翟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乃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型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擕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柰何予視其人昂然鶚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横可以叅閫外之畫其雄辯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望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

馬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蘄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盖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予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斂麗則有

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䕫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辯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旨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辯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䕫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其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置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黟歙金公彥亨為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年

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後秦丞相抑而弗用凡
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
禮部侍郎給事中歲壬午六月壽王初即位
眷待良厚是秋其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
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劭每與從
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其言政
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
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閭
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
人問其故則云其事誤矣其事非也退而考
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
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
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記者特表而
出之其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瞿氏進封
本位官史並合推恩內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即令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御繳駁其

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令上稟恩並不轉行止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貴妃位推恩甚寵未曉已書牘行下令忍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職事留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止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鑄錢司檢踏官篪示公文藁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辭典雅一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

九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
某書楊閣學跋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
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
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主賓四
人皆髯鬚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
生之子泳指曰此為彥才金公此為龜齡王
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
慶歷元祐間而茲四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日
著望之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瞻其聲尤私
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減焉後三十
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篪首篇盖公所
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盖自歐陽
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盖二相之文
相為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澣
日太中大夫煥章
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艾魁壘之士峩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盖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

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公諱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為祕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遷少

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
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末知之最深今觀公
之子埜所為家傳言言皆實録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
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藴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
而一時議論往往枘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
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没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其嘗
竊論公平生所立盖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
公殊少因讀家傳輙書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

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譔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帥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擁兵睨成敗誰得而訾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儔逆類怵焉動心脫錢塘生齒

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媢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葢可歎矣紹興初雖嘗白其冤追秩書殿而邮後録孤之典迄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酬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别駕浦城大夫之

才且賢盖所謂玉之英瑶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媢公者能戹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為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杲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

墳所作用功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葢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其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健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

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揜類若此嗚呼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瀝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葢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爪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峯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

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緼卒不必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喻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搉乎

詹應之三經

餘干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溥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晝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

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旣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宫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黄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隂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

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匵焉繅襲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冀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

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顓為師說是守而於他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内上蔡取焉予以為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震

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粤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名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愯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怳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縶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閒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為進

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葢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敘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竢銘者正夫所慕正夫葢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録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録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

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益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歷元祐閒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其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誚其濶疏先生見輙嘉奬甲戌外補厚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訢戚始出闗夜宿南山之捾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

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慼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鋭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傅君正夫所録訓語蓋有一二為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别暨于先生没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為之惕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

語之末云

建昌三傅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蹔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殁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茍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他文又為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

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藳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

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槀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隂侵陽之應其上討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己譴罰禍當如何耶而我阜陵優容奬納曾無纎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嚬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叅政龔公朱文公張

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
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阜陵英威
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
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
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
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

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曽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茍也如此可以為

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憸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

陵時益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感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專天壤間此其所以為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説若異何耶葢

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奚有鑄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詖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闡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為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永嘉來遊慢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涣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洛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鋭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

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其說眇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黄公戲橘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潜樓暘叔已為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軿軿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闢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没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汩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葢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猶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蓍龜也方寧宗初衆賢盈庭而文恭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倘天假之

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臲卼哉掩卷嘅然為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静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裒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仁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

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仁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輸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

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竢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深山長谷窮閻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聞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葢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其斯之謂

歟恭惟聖明初政他未遑及獨推本先皇遺志隆恩茂
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勤優而假之俾無
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
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
異也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亦曰壼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
答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
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

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為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閒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

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異為用舍淳熙初入見天子以寛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刻核事者福禄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為弟昆雖顯晦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既世秉鈞衡

將漕亦洊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薫然慈仁所至以拯民恤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强之從薄亦不肯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葢知識欲其髙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覿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葢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髙自下陟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至者若徒馳志髙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葢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斂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録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録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君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不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隂卑者分之常也隂升陽降

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惡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

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嗇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可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為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

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

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

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

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柰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

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内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録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録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𢙣可以籲而聞可以哮而荅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嚬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徒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有是理特儒

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皐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勑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凈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劒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欝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歳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

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巳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為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顯穹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羣臣羣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

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
弗及凡皆為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
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
為勸奬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
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
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沿循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勑郡國具境内
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襃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必爇薌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暴慠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澇扎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祇栗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屢殫

休應遄格四封之内迄為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芘吾土實濟登兹其視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旄倪欽戴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黄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僊人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游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黄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温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嶮巇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

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龢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隱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

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鶡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凛凛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

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荅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伋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

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鶯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莅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嘉其功而胙以玆土非私之也靈澤廣

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殁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閩鄉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逺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廱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粟既誌其事某復推衍其說如此是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況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況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而君連

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栗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不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

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為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朞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間公時年六十五矣鬢

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潜及某在茂潜極言贓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没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賛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潜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公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頗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

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得位於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爚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嘅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

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録 端平甲午建陽襲賊犯邵武守臣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他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嫻軍旅事也一旦緑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盖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輙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鄮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隂陽者流例目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傻真某贈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